



上册



# 可 多少爱 钱一斤

栖见

著

陆嘉珩微抿着唇，桃花眼一眯，  
开口问初栀：『你到底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小姑娘歪着脑袋看着他：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一时讲不清楚的。』  
陆嘉珩：『……』



# 可爱多少钱一斤

【上册】

栖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可爱多少钱一斤 / 栖见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2239-2

I. ①可… II. ①栖…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1508号

书 名 可爱多少钱一斤  
作 者 栖 见  
选题策划 李文峰 崔 悦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校对 李玮然  
特约编辑 崔 悦 吴梦婷  
装帧设计 李红艳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239-2  
定 价 55.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 CONTENTS

### 上册

第一章	香草可爱多	001
第二章	椰子牛奶糖	031
第三章	夜莺与玫瑰	064
第四章	海豹色你猜	094
第五章	珊瑚绒兔子	125
第六章	最讨厌	147
第七章	苹果花	184
第八章	初初	205
第九章	见不得光	237

# 目录

## CONTENTS

### 下册

第十章	陆嘉珩的味道	269
第十一章	两年	300
第十二章	天长地久之前	334
第十三章	为了我	371
第十四章	不巧	401
第十五章	这位小朋友	435
第十六章	一眼焚城	492
番外	丈夫	519



## 第一章

### 香草可爱多

初栀被楼上的装修声吵得睡不着觉。

从清晨天刚蒙蒙亮开始，刺啦的声音就此起彼伏又连绵不断地响着，偶尔安静一段时间让人放松下来，刚昏昏欲睡，又毫无预兆地响起，吓得人梦里一哆嗦。

就这么折腾了不知道多久，初栀终于忍无可忍地闷闷叫了一声，抓着被边把严严实实扯过头顶的被子拉下来，扑腾着坐起来。

眼圈深深、长发散乱、一脸昏昏欲睡的初栀直勾勾地盯着四柱床床尾发了一会儿呆，想着要不要去楼上敲门提醒一下。

她想想还是算了，装修工人好辛苦，那么早就要起来干活。

初栀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够过枕边的发绳随便绑了个马尾，又小动物似的不情不愿哼哼唧唧两声，一头重新栽倒进枕头里。

敲钉子的声音再次哐哐哐地从她的头顶传来。

初栀认命地爬下床去。

A 大新生报到分好几天，初栀一直在家里睡懒觉磨蹭到最后一天才去。因为家在当地，她东西带得不多，一个拉杆箱和一个书包就装好了需要的全部家当。

到学校的时候接近正午太阳最大的时候，初栀在学校门口下了出租车，

拖着行李走到校园方位示意图前停住，慢吞吞地将拉杆箱立在身旁，空出一只手来拉了拉滑下肩头的书包带，才抬起头仔细地辨认报到处和女生寝室的大致位置。

旁边一个女生跟在家长后面和她擦肩而过，停了几秒，语气惊奇：“妈，你看，还有那么小一个的新生啊，像个高中生一样。”

“……”

怎么就小个了，四舍五入有个一米六了好吧！

初栀不服地抬起头来。

那姑娘和她父母已经走远了，瘦瘦一个，长发又黑又直地披散着，背影看起来高得可以做模特，至少有个一米七，往上多少无法断定。

对于初栀来说，那个高度的领域神秘莫测，连空气质量都是陌生的。

行吧。

初栀那点儿不服气顿时全吞回肚子里了，继续研究面前的校园平面示意图。

她方向感一直不太好，前一天晚上，邓女士跨国电话打了三个小时，事无巨细一样一样嘱咐，最后还是不放心，开始扯着嗓子让老初给她订回国的机票。

老初也是个女儿奴，本就觉得女儿上大学是人生大事，正想着法儿地想往回蹿，一接到命令立马准备开电脑，最后还是被初栀以“就算现在订机票也来不及了”为理由拒绝，并且再三保证自己一个人也没问题。

虽然她现在开始觉得，小问题还是有一点点的。

肩膀一垮，初栀皱皱鼻子，转过身来，四处张望了一圈。

对面树荫下临时支了个小棚子，三两个穿着橘黄色志愿者T恤的学长学姐正站在下面，不断有新生过去问路。

最外面的小板凳旁站着个学长，看上去最闲，比起做志愿者更像是来凑热闹的，正在跟旁边的人说话。

那人一副完全没在听的样子，懒洋洋地靠在临时搬出来的木桌桌沿喝可乐。

黑卫衣、深牛仔裤，他没穿志愿者的衣服，看起来也不太像新生，脸被一听可乐遮了大半，只留一双眼睛，刚好视线也停在她身上。

两人四目相对，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下一秒，一个高挑漂亮的女孩子走到他旁边，有点害羞地递出自己的手机，说了些什么。

他移开视线，垂下眼去，安静地听着面前女孩子说话，而后笑了。

可乐被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初栀也终于看全他的脸，被漂亮小姐姐要手机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随手接过女孩递过来的手机，垂头输入，人依然靠在桌沿，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女生又小心地凑近一点，跟他说了些什么，他也没说话，只把手机递还回去，好看的桃花眼微挑，薄薄的唇勾出一个轻佻又寡淡的笑，散漫得毫不在意。

初栀第一次见到一个人能笑得这么负心汉，还能负出一股子撩拨的味道来。

她眨眨眼，还没反应过来，刚刚一直在跟他说话的那个学长已经朝这边走了过来，穿着橘黄色的志愿者T恤，像一个移动的胡萝卜，走到她面前。

初栀转回视线，微微侧仰着头看他。

“胡萝卜”咧嘴一笑，阳光又帅气：“学妹需要帮助吗？”

“胡萝卜”是那种情商很高的学长，尤其是在见到漂亮学妹的时候，他会格外风趣、幽默、绅士、健谈，言行举止恰到好处，让人有种如沐春风般的舒适感。

他陪着初栀找到报到处和寝室楼，一上午的时间，两个人已经交换了姓名、学院、专业、班级，顺便留了个电话号码。

报到日最后一天，新生多，初栀领了军训服装到寝室已经下午一点，她的寝室分在二楼拐角的位置，四人寝，有独立的卫浴和小阳台。

寝室里面其他三个人已经到了，她是最后一个，好巧不巧，上午在学校门口碰到的那个“黑长直”刚好是她的室友。

初栀当时没看见她的正脸，还是对方先认出她来。

“黑长直”的脸和她的背影一样美，一脸惊喜地看着初栀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林瞳，没想到你竟然是我的室友，真是好有缘啊。那个啥，我



上午不是说你矮啊，我是想说你这个身高好可爱啊哈哈。”

“……”

你还是别解释了吧。

初栀说了名字，又没忍住补充道：“我有160cm的，”她顿了顿，声音放低，有点底气不足，“穿鞋……”

这下不仅林瞳，剩下的两个人也笑了。

初栀郁闷地吹了口气。

矮子捍卫一下尊严不行吗！矮子的内心可是很脆弱的！

林瞳是成都人，性格爽朗讨喜，很有新意地送了她们每人一堆火锅底料作为见面礼，麻辣的底料封在透明的塑封袋子里面，色泽鲜亮看得人食欲暴增，于是四个姑娘大腿一拍，决定下午班会结束一起去吃火锅，顺便拉近一下彼此之间的距离。

第二天就要开始军训，都要早起，大家也没跑远，就在学校附近找了家火锅店。

两层的店面装修得古色古香，木制桌椅，雕花隔断，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火锅味，辛辣鲜香。

蘸料是自助式的，中间一个长方形台子，上面一层一层玻璃大碗盛着各种调料，下面是架子，放满空碟，旁边还有水果和蔬菜沙拉。

点完了锅底和菜品，初栀坐在位置上看着东西，等着室友们都盛完蘸料回来，才站起来去挑蘸料。

在吃火锅这件事情上，尤其是蘸料，南北方差异还是挺大的，初栀是个南北“混血”，小学也是在南方读的，所以她一般吃火锅会准备两碗蘸料。

北方火锅蘸料有经典“老三样”，芝麻酱、韭菜花和腐乳汁一碟。南方油碟清透，加点蚝油蒜末，撒上葱花香菜，亮晶晶的像琉璃水晶。

初栀弄好蘸料，一手端着一个小碟准备回去，结果不知道什么时候，她身边多了个人。

那人蹲在她脚边，正在拿下面的空碟子，无声无息，不知道啥时候出现的，初栀根本没看见他，一回头转身，刚好绊了一下。

她低低惊呼出声，一个趔趄，身子完全无法保持平衡，大脑也根本跟不

上思考，手下意识就想去抓旁边的什么东西稳住身形。

左手的油碟直接啪一下掉下去，右手的芝麻酱也洒了大半。

初栀低下头去，整个人僵住了。

蹲在她脚边的那男人似乎也没反应过来，长臂还伸在架子里，手里拿着个空碟子，初栀的油碟此时倒扣在他的脑袋上。

而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初栀的意识竟然还有点放空，她愣愣地看着他，不知道怎么的突然就想起新疆羊肉串的烧烤店，烤羊肉串的伙计就会戴一个这种小小的白色帽子，站在路边边烤边吆喝。

直到塑料碟子滑落，掉在地砖上发出清脆响声，她的意识才回笼。

“帽子”掉了的烤羊肉串的男人抬起头来，没什么表情地看着她，头发上油光锃亮的，发丝间还掺杂着葱花、蒜末、香菜根，看起来五颜六色很是斑斓。

男人高鼻梁、薄唇、桃花眼，初栀认出他来，呆呆地啊了一声，是今天上午喝可乐的时候被漂亮小姐姐要了联系方式的那个人。

只不过他此时完全没了上午被妹子撩拨时的样子，黑发被打湿，软趴趴地垂着，黑睫上还挂着油珠，看起来狼狈不堪。

满满一碟全数洒在他脑袋上的清油此时已经顺着发丝渗下来，滑过眉骨，沿着眼角往下淌，汇聚在下颌，滴答滴答，一滴一滴地滴落下来。

透亮的细细几条，像是两行清泪，源源不断地缓缓滑过他面无表情的脸。

火锅店人声鼎沸。

洗手间的洗手台传来持续不断的流水声，“蒜香油碟”弯着腰，将脑袋塞在水龙头下面洗头。

从里面卫生间进进出出的人无一不觉得怪异，瞥上两眼，又很快移开视线走开。

初栀小脸煞白，不安地站在旁边看着面前的人。

原本五分钟前，她甚至以为自己大限将至，小命今天可能就要搁在这火锅店了，结果没想到这个男人脾气比她想象中要好得多，即使她把满满一碟清油扣他脑袋上了。

初栀以为他也会将她的脑袋按进旁边的芝麻酱里，甚至做好了憋气的准

备。

可是对方越是这样，她就越觉得不安，愧疚感越发强烈。

哗啦啦的水流声有点空旷地回荡，初枢站在男人身后，看着他低低压出弧度的宽阔背脊，声音弱弱地提醒：“左边头发那里还有根香菜。”

对方沉默了几秒，侧了侧脑袋，让水流冲刷着左边鬓角：“谢谢你。”

初枢肩膀一缩，觉得这声“谢谢你”绝对没有感激的意思。

洗手台的高度对于男人来说实在是低了点，他窝在那里怎么看怎么不舒服，初枢手足无措地看了一会儿，犹豫着要不要帮他洗，再次开口：“那个……”

他听见了，动作顿了一下，单手撑着台面抬起头来。

头发湿湿地向下滴着水串儿，脸上和脖颈上全是水珠，黑色卫衣领口的一圈也湿得彻底，双眼阴沉沉的，薄唇微微抿着。男人没回头，通过面前巨大的镜子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等着下文。

他那副表情实在算不上友好亲切，气场极足，像是强忍着才没发脾气，仿佛眼神就能把她脱一层皮，盯得人紧张到头皮发麻。

初枢咽了咽口水，视线落到大理石台面上放着的洗手液上。

“我觉得这样冲不干净的，你要不要挤点洗手液呀？”初枢试探性地开口。

男人看起来像是被她气笑了：“要不你去后厨帮我要瓶洗洁精？”

初枢惊讶地看着他：“要吗？”她直起身子，一副马上就要去给他拿的样子。

“……”

他不理她了，重新打开水龙头垂下头去。

两个人一个在火锅店洗手间里洗头，一个看着对方洗头，来来回回收获了无数注目礼。

没人说话，气氛安静得有点尴尬。

初枢突然想起之前看过的一部日剧，男主角是个和尚，和女主角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女主角把骨灰扣在了正在做法事的男主角头上。

结果男主非但没弄死她，甚至还就这么看上她了，像个小狼狗一样每天跟在女主后面撒欢。

不知道后来女主是怎么道歉的，有没有在灵堂帮男主洗头，初枢有一搭

没一搭地想着。

她靠在墙边天马行空地走神，再回过神来发现男人已经抬起头来，从镜子里看着她。

他大概觉得脑袋上的蒜末、葱花什么的都冲干净了，也没抱什么希望能洗掉油，抬手关掉了水龙头，突然开口：“你想要什么？”

初栀站在他身后，靠在墙边看着他。

男人身上那件黑色卫衣也已经脏了，上面的油渍看上去比周围深了一圈，off-white 的 logo，也不知道他身上这款现在还买不买得到了。

她注意力没放在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上，恍惚应声：“嗯？”

男人迈开长腿，走近了两步，垂头看着她，挑眼勾唇道：“你想要什么，可以直接说出来，不用这么麻烦。”

即使是现在这种狼狈样子，他的颜值都没被拉低，火锅店暖色的光线下的皮肤依然是无法被浸染似的冷感的白，眼形狭长，内勾外翘，双眼皮很深，眼角微扬，有点像桃花眼，又有点像丹凤眼。

人明明是笑了，却完全让人没有走心的感觉，轻佻中带着点漫不经心的痞气。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初栀觉得他一靠近，空气中隐隐飘着一股子蒜香味。

别说，这家火锅店的蘸料味道还挺正。

她抿唇想了想，掏出手机来，软声问：“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他翘着唇，气音悠长缓慢地呵了一声，报了一串电话号码。

初栀认认真真地一个数字一个数字按下来，拨过去。

男人裤袋里有铃声响起。

她挂断，仰起脑袋来，刚要说话，手里的手机又响了，林瞳打过来的，问她跑到哪里去了。

一时间说不清楚，初栀一边简单解释了两句，一边看着男人垂眼看着自己的衣服，眉头皱起。

罪恶感一蹦一跳地蹿到临界值，初栀挂了电话，哭丧着脸看着他一块一块油渍的黑卫衣，咬了咬嘴唇，仰起脑袋，表情突然严肃，开始自报家门：“我是 A 大大一广告二班初栀。”

小姑娘看着他，郑重又认真地说，“今天做了对不起你的事，真的很抱歉，你不用担心，我会负责的。”

“……”

初栀的想法挺简单的，人家开开心心来吃个火锅，本来都好好的，突然，脑袋上就让人飞一油碟。

她又想起白天那个跟他聊天的漂亮小姐姐，万一人家是来约会的呢？顶一脑袋蒜末回去了，跌份。

飞来横祸全是她的责任，初栀觉得自己怎么也该赔件新衣服给人家，也为了让对方放心自己绝对不会赖账，所以干脆电话名字什么的全告诉他了。

不过第二天新生就开始军训，为期半个月，初栀暂时没时间想这个，每天从早到晚累得手指都不想抬一下，早上七点就开始站在太阳下像咸鱼干一样被晒，晒完A面晒B面。

一个星期以后，陆嘉珩也差不多把这事情忘得七七八八了，直到某天一群人通宵回来，刚好路过操场看见新生军训。

“军训的时候最能看出这届选手整体素质水平差异，尤其是一个礼拜以后，妖魔鬼怪该现原形的也都现了原形，仙女们依旧是仙女，”程轶侃到一半，咦了一声，抬手指着操场上站军姿的队列前头一军训服穿得前凸后翘风情万种的姑娘，回头看向陆嘉珩，“这是开学跟你要微信的那个？”

陆嘉珩昨天一晚上没睡，此时困得眼睛发涩，敷衍地瞥了一眼：“好像是吧。”

旁边林柏杨顺着程轶指的方向看过去，一脸不忍：“陆嘉珩你暴殄天物啊。”

程轶一脸怅然：“我想用我对床十年狗命换阿珩走心地撩一次妹。”

林柏杨：“去你大爷啊程轶。”

程轶还在那边碎碎念，陆嘉珩左耳进右耳出，不经意间扫过眼前一排排清一色的绿，视线定住了。

穿着军训制服的少女站在队伍的最末尾，上午阳光焦灼，一片云过去，从她往前的所有人都被笼罩在阴影下，只有她一个人孤零零地沐浴在阳光里。

陆嘉珩眼一眯，步子停住了。

一个礼拜了她竟然奇异地没被晒黑，宽大的军训服装显得整个人又小又单薄，抿着唇，洁白圆润的耳郭露在帽子外面，被晒得红红的，手露在外面，纤细手指软软地搭在裤缝线上，被教官看见，啪一巴掌拍上去：“夹紧了！没吃饭啊？”

教官下手没轻没重，小姑娘白嫩嫩的手背上顿时泛起了浅浅一点红印子。陆嘉珩皱了皱眉，突然想起，这姑娘好像火锅店那天以后根本没给他发过一个标点符号。

费半天劲儿要到了他的联系方式，怎么就沉寂了？

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

他侧着头，出了树荫走过去，站在操场铁网入口门边，不远不近地看着她。操场上全是穿着军训制服的新生和军官，偶尔有老师，陆嘉珩往门口一站就显得异常显眼，旁边的几排队伍全部朝他看过去。

他就像没感觉一样，视线落在站在阳光下的少女身上，微微倾着身，手撑住膝盖，高度压低，想要看清她藏在帽檐下的眼睛。

她大概又在发呆，过了好一会儿才终于有所察觉似的看过来。

视线对上，她愣了愣，眨眨眼，长长的睫毛在帽檐的阴影下扑闪扑闪的，看得人心痒痒。

陆嘉珩勾起嘴角，等着她的反应。

一秒、两秒、三秒，少女皱了皱鼻子，移开目光，就像没看见他一样。

陆嘉珩：“……”

他挑了挑眉，不急不缓地站起来，重新靠回铁网上，懒洋洋地弯着唇，就好像看她一动不动站军姿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九月初日头正盛，露在外面的发丝和衣服都是滚烫的，初栀被晒得迷迷糊糊的，没有精力去注意是不是有人在不懈地看着她。

又过了一会儿，教官终于喊了两声，把队伍拉到树荫下休息。

初栀抬头朝操场门口的方向看去，“蒜香油碟”还靠在那里，阳光下黑发像是被过滤了颜色，浅了一层。

初栀现在其实完全不想动，只想坐下来喝水休息一会儿，但是她还欠着人家一件四位数的卫衣。

她耷拉着脑袋慢吞吞地朝他走过去，像棵被太阳晒得水分流失蔫巴巴的小植物，缓慢挪动到他面前。

“小植物”才到他胸口，仰起脑袋，眼巴巴地看了他一会儿。

她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停顿了一下，乖乖叫了声“学长好”。

她嗓子有点哑，唇瓣也干干的，睫毛又长又密，一双鹿眼黑白分明，明润干净，白皙的耳郭被烈日晒得通红，细细的皮肤下仿佛能看到透着的血丝。

像是被下了个蛊似的，陆嘉珩毫无预兆突然抬手，修长的手指伸到她耳畔，轻轻触碰她通红的耳郭，薄薄的、软软的触感，带着热度熨烫着冰凉的指尖。

小姑娘耳郭温度很高，和他冰凉的指尖对比鲜明，被晒得红红的，轻轻碰了碰，她就下意识缩起脖子，低低唔了一声。

陆嘉珩收回手来，身子向后倾了倾。

小姑娘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似乎在问他干啥呢。

她单纯好奇的样子，好像完全没介意刚刚一个一共只跟她见了三次面的异性碰了她的耳朵，还不躲不闪，很是坦然放松地站在他面前，没有一点防狼意识。

陆嘉珩弯腰，把视线和她放在同一高度上，平视着她，无比真诚地对刚刚的逾越行为做出解释：“晒伤了，有个水泡。”

他简明扼要道，因为通宵，声音有点沙哑。

初栀原本只觉得耳朵被晒得热热的，还有点痒，听他这么一说才了然，直接抬手想去摸，又因为看不到不太敢，生怕把水泡弄破会疼。

于是纤细手指捏住白嫩嫩的耳垂往下拽了拽，她也不敢往上摸，就那么皱着眉有点苦恼地看着他，软绵绵地啊了一声。

陆嘉珩眼皮一跳。

这有点可爱吧。

他舔了舔唇，直起身来。

两人身高差距大，他站直的时候，初栀有种被男人居高临下地俯视的感觉。

她清了清嗓子，捏着耳垂的手松了松，仰着小脑瓜看他：“你怎么在这儿啊？”

问完，她又啊了一声，八成是因为自己一个礼拜音信全无，“蒜香油碟”觉得自己准备跑单了。

她刚想解释一下最近因为军训实在没什么空，等军训一结束就把卫衣赔给他，结果还没来得及，男人先开口了。

答案挺简单的——“晒太阳。”

初栀点点头：“所以你长得高。”

他坏心眼道：“我本来就长得高。”

初栀蔫巴巴的，眼里那点仅剩的小希望破灭了。

看来身高真的是天生的，强扭的瓜不甜，不是自己的怎么也强求不来。

她忧郁地叹了口气，摘下帽子，小心翼翼地把耳朵上方的发丝拉松一点，微微垂下来盖住耳朵，防止被太阳直射到。

被打湿的额发弯弯曲曲地黏在额头上，少女一边拽头发，一边抬眼问他：“你晒了这么久太阳不口渴吗？”

陆嘉珩盯着她额头上细细的汗珠看了一会儿，缓慢道：“渴啊。”

初栀把耳朵盖好，扭过头去，视线扫了一圈，也没看见教官的影子。

她将手伸进口袋里，摸出几张零钱，回过头来：“那我去给你买瓶水吧，你想喝什么？”

对嘛，这才是正常的展开模式。

这不是挺热情挺上道的吗？

陆嘉珩笑了，故意把声音压低了点儿：“你的。”

操场上有的班级还没有休息，正步的声音整齐厚重，口号声响亮。

初栀没听清，人走近了两步，靠近他：“什么？”

闷燥的空气流动，带起女生身上淡淡的香味，像香草味的奶昔。

陆嘉珩垂眼：“你带水了吗？”

初栀一愣，老实巴交地点点头。

她当然带水了，只不过一上午的军训休息的几次已经喝掉不少，现在应该还剩下不到三分之一。

“油碟”懒洋洋勾唇，笑容看起来有点恶劣：“我要喝你的。”

初栀反应了几秒，眨眨眼：“可是——”

“我晒了好久的太阳，口渴。”



“但是——”

“你不想给我吗？”

“不是，但是——”

你怎么能用我的杯子呢，我喝过的呀。

初栀觉得这个要求简直让人太为难了。

她抓抓下巴，又皱了皱鼻子，站在原地艰难地抉择了好一会儿，才叹了口气，一副特别发愁的样子。

“那你等一会儿。”

最终，她无奈妥协，转身小跑到树荫下，去找自己的杯子。

树荫下休息的同学早就围观了一会儿，只不过因为距离有点远，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此时看见女主角回来，开始眉飞色舞地起哄。

有个男生响亮地吹了声口哨：“怎么回事儿啊，老三的小美人看来就这么得了啊。”

他旁边另一个男生长臂一伸，一巴掌拍到他的脑袋上。

初栀心里正忙着和她即将逝去的最后一点水告别，也不怎么关心这群人乱哄哄在说些什么。林瞳看着她翻出杯子来，挤眉弄眼道：“你这个情况完全突如其来毫无预兆啊，那个帅哥是谁啊？”

初栀忧郁地看着她：“油碟。”

林瞳：“啊？”

“债主。”

“……”

“四位数。”

“……”

初栀再叹，没再说话，拿着自己藕粉色的小水杯走过去了。

“四位数”还站在那里，脸帅得没什么瑕疵，身形颀长，一双大长腿跟模特儿似的，比例看起来无限接近 0.618。

她慢吞吞地走过去，将藕粉色的水杯递给他。

她的杯子是透明的，里面还剩大概不到三分之一的水，“四位数”接过去拧开杯盖，在小姑娘提心吊胆的灼热注视下倒是也没直接喝，仰着头，杯